处于水文危机边缘的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当森林、泥炭地与河流为投资而遭毁坏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绝非单纯的森林和泥炭沼泽地带，而是一套维系着 Sanggau 县、Kubu Raya 县、Kayong Utara 县及 Ketapang 县 Dayak Tobag 原住民族水源、食物、文化与生计的水文系统。当森林被砍伐、泥炭地被排干、河流遭到污染时，崩塌的不仅是树木，更是抵御洪涝、干旱与火灾、守护数千人生计的自然屏障。

生命家园，而非无主荒地

对于 Dayak Tobag 原住民族而言，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是祖先留下的土地、食物来源、仪式空间与集体认同的根基。他们的传统领地涵盖 Sanggau 县 Toba 区的 Kampung Baru、Sansat、Teraju 和 Bagan Asam 等地。当地居民世代依托旱稻田、橡胶园、婆罗双果（tengkawang）、藤条、蜂蜜、河鱼及其他林产品繁衍生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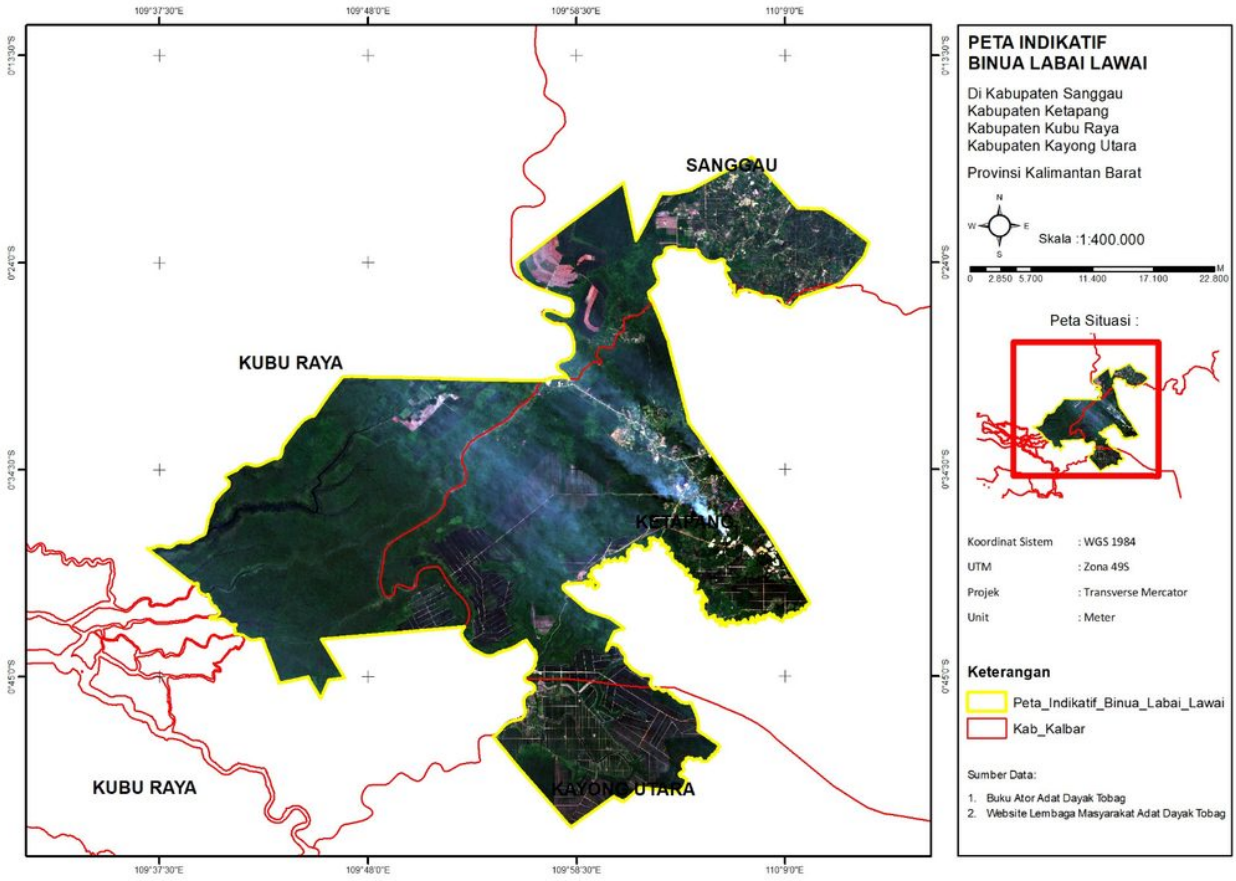
defa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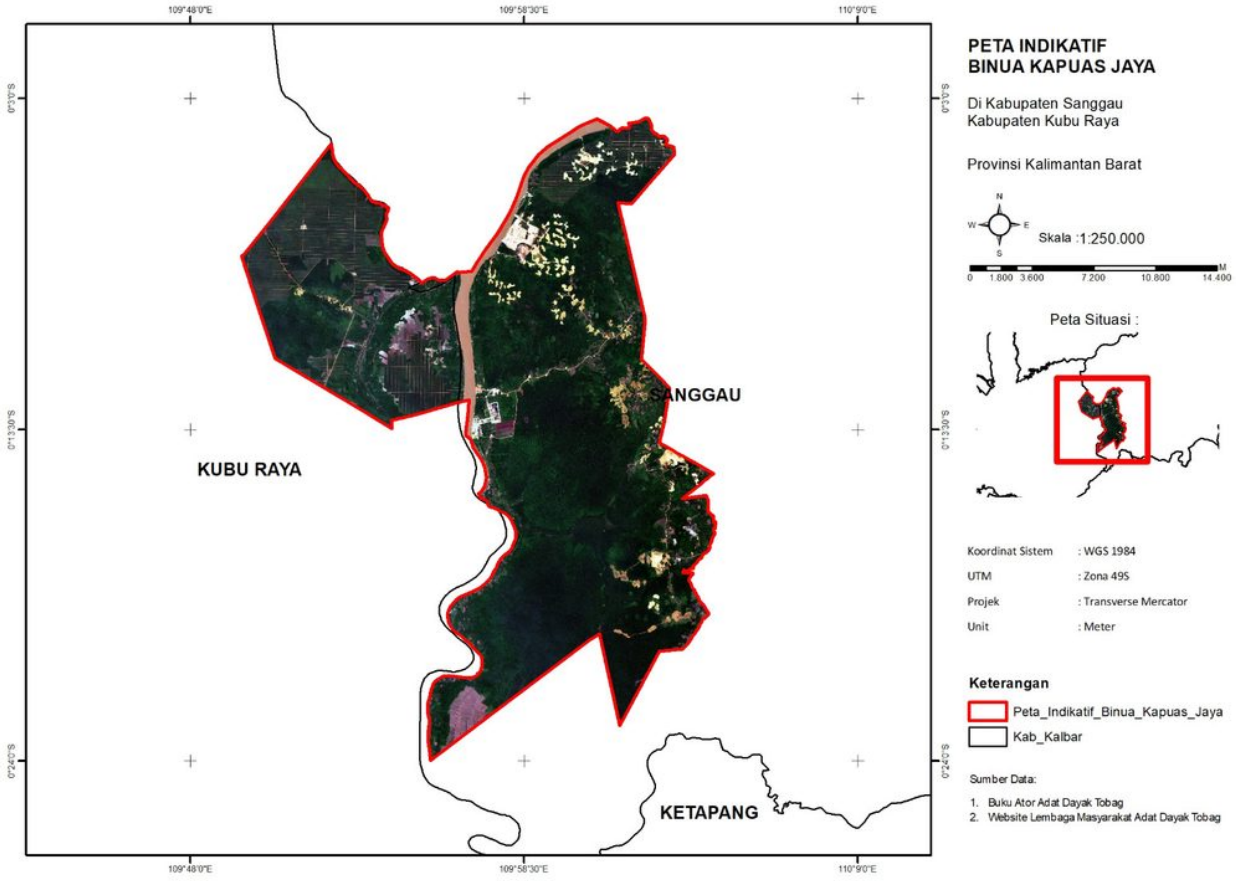
在原住民族的观念中，森林与河流并非等待开发的商品。森林是生存空间，河流是食物源泉与联通各方的纽带，而传统混农林园（tembawang）则是历史记忆与粮食安全的基石。当国家与企业将这片森林定义为“无主荒地”时，他们抹去的是早在特许经营权颁发之前便世代居住并守护于此的社区存在。

不容忽视的水文功能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是泥炭沼泽森林生态系统及卡普阿斯河流域（DAS Kapuas）的重要组成部分。泥炭水文单元（KHG）是指位于两条河流之间、河海之间或沼泽区域内的泥炭生态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蓄水、调节径流、保持湿度并滋养周边生命。

在健康状态下，森林与泥炭地犹如一块“天然海绵”。雨水被树冠、根系、枯枝落叶、土壤及泥炭层截留，部分渗入地下，并在旱季缓慢释放至河流。一旦森林消失或泥炭地干涸，下渗能力便会大幅下降，雨水随即转化为迅猛的地表径流。


PETA INDIKATIF
BINUA LABAI LAWAI
Di Kabupaten Sanggau
Kabupaten Ketapang
Kabupaten Kubu Raya
Kabupaten Kayong Utara
Provinsi Kalimantan Barat
Skala :1:400.000
Peta Situasi :
Koordinat Sistem : WGS 1984
UTM : Zona 49S
Projek : Transverse Mercator
Unit : Meter
Keterangan
Peta_Indikatif_Binua_Labai_Lawai
Kab_Kalbar
Sumber Data:
1. Buku Ator Adat Dayak Tobag
2. Website Lembaga Masyarakat Adat Dayak Tobag
SANGGAU
KUBU RAYA
KETAPANG
KUBU RAYA
KAYONG UTARA


PETA INDIKATIF
BINUA KAPUAS JAYA
Di Kabupaten Sanggau
Kabupaten Kubu Raya
Provinsi Kalimantan Barat
Skala :1:250.000
Peta Situasi :
Koordinat Sistem : WGS 1984
UTM : Zona 49S
Projek : Transverse Mercator
Unit : Meter
Keterangan
Peta_Indikatif_Binua_Kapuas_Jaya
Kab_Kalbar
Sumber Data:
1. Buku Ator Adat Dayak Tobag
2. Website Lembaga Masyarakat Adat Dayak Tobag
SANGGAU
KUBU RAYA
KETAPANG

一线的切实佐证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生态系统的破坏已不再只是科学家的警告，而是原住民族正在亲身经历的现实。在 Kampung Baru 村，居民已切身感受到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退化。森林与水域的剧变使野生动物丧失了生存空间，人与动物的接触变得愈发危险。当地居民报告了鳄鱼袭人事件，这表明河流与沼泽生态系统已遭严重扰动，迫使野生动物向人类聚居区逼近。

在 Bagan Asam 村，红树林和陆地森林遭砍伐后，洪水频频淹没居民区。红树林与陆地森林的消失削弱了土地的蓄水能力，加速了地表径流，并瓦解了地貌的防洪缓冲功能。如今涌入村庄的洪水绝非“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土地覆盖变化与森林生态功能丧失的直接后果。

在 Teraju 村 Mungguk Pasir 屯，居民不仅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还经历了以往从未发生过的土地火灾。这一现状同时揭示了两种病灶：雨季水流失控，旱季泥炭与土地丧失水分。当昔日湿润的土地如今变得极易起火，正说明该地区的水文功能已遭到严重破坏。

特大洪涝为何频发

特大洪涝并不总是由极端强降雨引起。当普通降雨落在已丧失吸水与蓄水能力的地表时，同样会酿成洪灾。林业部指出，丧失下渗功能的土地会变得不透水，进而引发剧烈的地表径流。

破坏因素	致洪机制	具体影响
森林消失或退化	雨水不再受树冠、根系和土壤截留，地表径流激增。	洪水涌入居民区，正如 Bagan Asam 村以及 Teraju 村 Mangkup 屯和 Mungok Pasir 屯居民所经历的那样。
泥炭地被排干或脱水	泥炭地丧失蓄水能力，人工沟渠加速排水。	暴雨时雨水迅速形成径流，干旱时泥炭地极易起火。
河流泥沙淤积	裸露地表的侵蚀将泥土冲入河流与沼泽。	河床变浅，行洪蓄水能力下降，更易发生洪涝。
人工沟渠与水系改变	自然水流被改造成流速极快的人工水道。	水分不再均匀储存于沼泽，而是集中涌向特定河道。
极端降雨与气候变化	特定时期的降雨强度与持续时间增加。	高强度的地表径流遭遇行洪能力已下降的河道。
野生动物栖息地破坏	野生动物丧失生存空间与迁徙廊道。	人兽冲突加剧，包括 Kampung Baru 村发生鳄鱼袭击居民事件。

在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的地理格局中，水流不仅自上游向下游奔涌，还会通过沼泽、支流以及蓄水泥炭层缓慢渗透。当泥炭沼泽被开垦排干后，原本均匀储存的水分便会迅速集中涌入河道，导致洪水来势更猛、规模更大。

急性干旱为何同步加剧

当本应充当“蓄水电池”的森林与泥炭地丧失储水能力时，急性干旱便随之而来。退化的森林减少了水分下渗，导致旱季河流径流量锐减；而被沟渠排干的泥炭沼泽同样失去了维持土壤湿度与河流基流的宝贵水源。

林业部数据显示，在旱季，西加里曼丹泥炭水文区的地下水位可降至地表以下 40 厘米处，使泥炭

地处于极高的火灾风险之中。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泥炭地干涸、起火，失去有机质层与蓄水能力，随后变得更易干燥和再次燃烧。

同一循环下的双重灾难

生态系统的破坏催生了一种被称为“极端水文”的恶性模式：雨季洪涝成灾，旱季干旱频发、大火肆虐。

森林与泥炭地遭破坏 -> 水分下渗与蓄水能力下降 -> 雨季：快速径流 + 泥沙淤积 -> 卡普阿斯河流域下游特大洪涝 -> 旱季：水资源储备枯竭 -> 泥炭地干涸易燃 -> 急性干旱、烟霾与反复生态破坏

针对卡普阿斯河流域的干旱研究记录显示，1981—2010 年间共发生 45 次气象干旱和 48 次水文干旱，且在厄尔尼诺现象期间其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均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土地破坏虽非凭空制造干旱，却会大幅加剧既有旱情并延缓生态恢复进程。

现实的特许经营压力

林业部官方数据显示，PT Mayangkara Tanaman Industri II 依据第 480/Menhut-II/2009 号部长令（SK），持有面积达 74,870 公顷的工业人工林（HTI）特许经营权，有效期为 60 年。其特许经营范围横跨 Sanggau、Kubu Raya 和 Ketapang 三县——这三县恰好构成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生态景观的重要部分。

此外，PT Daya Tani Kalbar 在林业部统计中登记为工业人工林企业，并在林业部可持续森林管理（PHL）出版物中记录面积为 2,467.74 公顷；PT Mayangkara Tanaman Industri I 在该出版物中亦登记有 965.50 公顷。这些数据表明，工业人工林绝非纸上谈兵，而是已切实改变了原住民族赖以生存的土地面貌。

另一重压力来自铝土矿开采业。PT Dinamika Sejahtera Mandiri 在 Sanggau 县 Toba 区 Teraju 村开展采矿、洗矿、矿区运输道路建设及采空区复垦等作业；PT Kurnia Jaya Raya 在环境文件中被列为计划在 Toba 区开展铝土矿勘探的企业；而 PT Kalimantan Alumina Nusantara（PT KAN）则正在 Toba 区 Sansat 村推进铝土矿加工氧化铝项目。

矿山与工厂带来的远不止土地开垦，还伴随着道路修建、土方开挖、废弃物排放、巨量用水以及人口与资本的涌入。对原住民族而言，这些影响往往直接表现为园地丧失、林产品减产、河流受扰以及传统领地承受的巨大压力。



权属重叠：迫在眉睫的风险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存在潜在的特许经营权属重叠风险，因为该区域正处于多重利益的交汇点：需要保育的森林与泥炭地、关乎水系平衡的卡普阿斯河流域、维系社区生计的原住民族领地，以及工业人工林、油棕种植园和矿业的开发用地。

根据现有数据，最有力的重叠证据指向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原住民族领地与 PT Mayangkara Tanaman Industri II 工业人工林、PT Dinamika Sejahtera Mandiri 铝土矿项目以及 PT KAN & PT. WAI 位于 Toba 区的铝土矿加工项目之间的权属交叠。至于是否与油棕企业、其他矿区或工业人工林区块存在重叠，仍需官方空间地图加以核实，在未经确认前不应作为既定事实加以断言。

权属重叠绝非单纯的行政管理问题，它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深重的不确定性：究竟谁有权管理土地、谁应获得赔偿、谁又该为环境破坏负责？当同一片土地同时被工业人工林、油棕园、矿企和国家声索主权时，原住民族往往处于最脆弱的境地。

油棕与火灾：反复上演的威胁

油棕种植园同样是该地区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Ketapang 县是西加里曼丹森林和土地火灾（karhutla）重点监管企业最多的地区，涵盖 23 家公司，其中包括 PT Sawit Mitra Abadi、PT Fangiono Agro Plantation、PT Sejahtera Sawit Lestari、PT Arrtu Plantation 和 PT Agrolestari Mandiri。

印尼环境论坛（WALHI）的报告将 Ketapang 县的 PT Mekar Karya Kahuripan 和 PT Sinar Karya Mandiri 列为 2026 年 1 月至 8 月期间火点（hotspot）最多的油棕企业，分别监测到 312 个和 254 个火点。这些数据表明，火灾与油棕种植园同西加里曼丹的生态危机密不可分。然而，单一县域内存在火点或特许经营权，并不自动意味着所有相关企业均在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范围内运营；相关分析仍须严格基于地图与地理坐标。

一旦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毁灭的后果

如果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持续退化，消失的将不仅仅是树木，还有水源、鱼类、蜂蜜、藤条、婆罗双果、传统混农林园、语言、仪式以及原住民族的未来。森林的丧失意味着野生动物栖息地、生命廊道与当地社区食物来源的彻底断绝。

泥炭地的破坏还意味着大自然固水与固碳能力的丧失。干涸燃烧的泥炭将大量碳排入大气，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与此同时，卡普阿斯河流域下游的民众也将被迫承受洪涝、干旱、泥沙淤积和水质恶化的苦果。

贪婪的资本往往将开发包装成“进步”。然而，一种以毁灭水源、食物与社区家园为代价的“进步”绝非进步，而是披着投资数字与就业承诺外衣的倒退。

迈向生态正义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必须被视为有生命的生存家园，而非急于通过特许经营来“解决”的争议地块。国家、企业与社会各界必须确立共同准则：森林与泥炭地必须受到保护，原住民族领地必须得到承认，每一项决策都必须让受影响最深的社区参与其中。

当务之急包括以下措施：

- 立即停止在泥炭沼泽森林中开垦土地和开挖新沟渠。
- 全面审计所有工业人工林、油棕及矿业特许经营权与林区、泥炭水文单元及原住民族领地的重叠情况。
- 让 Dayak Tobag 原住民族参与到参与式测绘与决策机制中。
- 严厉打击非法焚烧、无证毁林及环境污染行为。
- 通过当地社区参与的机制，修复受损的沟渠、泥炭地与森林。



结语

如今的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已不再是“存在潜在破坏风险”的地区，而是显现出实实在在的生态创伤：红树林与陆地森林遭砍伐后 Bagan Asam 爆发的洪灾、Mungguk Pasir 屯遭遇的严重洪涝与土地火灾，以及 Kampung Baru 因栖息地丧失引发的人兽冲突。这一切证明，掠夺性开发绝不止于树木倒下——它改变了水文循环，驱离了野生动物，并迫使当地社区承担本非他们制造的风险。

将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视作无主荒地、原料产地或投资空间的开发政策，在道德与生态上都是错误的。它为了短期利益，牺牲了卡普阿斯河流域的水文功能、原住民族的粮食安全、野生动物的存续以及子孙后代的未来。

国家不能再躲在“发展”或“投资”的借口背后。制造洪涝、火灾、干旱与人兽冲突的“发展”不是发展，而是对生存权的剥夺。如果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继续被当作掠夺开发的对象，崩塌的将不仅是森林与泥炭地，更是原住民族的生存根基以及整个卡普阿斯河流域的可持续未来。

尾声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的毁坏，绝不仅仅是树木、泥炭或野生动物的流失。在西加里曼丹的地理版图上，这片区域是庞大且相互联通的卡普阿斯河流域水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若这里的森林、泥炭沼泽与河流继续遭到破坏，其恶果绝不会止步于 Toba 区、Teraju、Sansat、Kampung Baru 或 Bagan Asam，而是会蔓延至整个卡普阿斯河流域，演变为席卷西加里曼丹的生态灾难。

卡普阿斯河流域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河流系统，发源于 Kapuas Hulu 山脉，向西注入纳土纳海。在流域系统内，水体、泥沙、养分及污染物均自上游向下游迁移。因此，像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这样的泥炭沼泽与低地森林一旦受损，绝非局部问题，而是会打破所有依赖卡普阿斯河生存地区的水资源平衡。

从地形上看，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坐落于低地、沼泽、泥炭林与密集河网交织的地带，发挥着天然水文缓冲器的作用。雨季时，森林与泥炭地截留多余雨水；旱季时，储存的水分缓慢释放以维持河道流量。一旦这一功能丧失，西加里曼丹便将同时面临双重灾难：雨季特大洪涝与旱季急性干旱。

Bagan Asam 红树林与陆地森林的毁坏、Mungguk Pasir 屯的严重洪涝与土地火灾，以及 Kampung Baru 的鳄鱼袭人事件，绝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这三者共同发出信号：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的生态功能已遭破坏。森林消失使水流湍急，泥炭干涸使土地易燃，河流受扰迫使野生动物逼近村落——这是一套系统性的灾难链条，而非巧合。

如果对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的掠夺持续下去，西加里曼丹将迎来一个洪涝更频繁、干旱更持久、火灾更易发、生态更难恢复的未来。洪水不仅威胁居民区，还会摧毁道路、农园、渔业资源与食物供应；干旱不仅使河流干涸，更会诱发泥炭火灾，产生跨县乃至跨省蔓延的浓重烟霾。

将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视作无主荒地、原料产地或投资空间的开发政策，在道德与生态上都是错误的。它为了短期利益，牺牲了卡普阿斯河流域的水文功能、原住民族的粮

食安全、野生动物的存续以及子孙后代的未来。

国家不能再躲在“发展”或“投资”的借口背后。制造洪涝、火灾、干旱与人兽冲突的“发展”不是发展，而是对生存权的剥夺。如果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继续被当作掠夺开发的对象，崩塌的将不仅是森林与泥炭地，更是原住民族的生存根基以及整个卡普阿斯河流域的可持续未来。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必须立即被纳入水文、文化与生命保护区，而非掠夺开发之地。国家有责任叫停威胁森林、泥炭地、河流与原住民族领地的特许经营扩张，开展特许权属重叠审计，并修复已造成的生态创伤。

若掠夺性开发政策持续推行，原住民族将继续失去家园、食物与尊严；洪水将更早袭来，干旱将持续更久，火灾将愈发频繁，野生动物也将不断被逼近人类聚居区。届时，这些破坏将再也无法被称为“附带影响”，而是一场由政策与投资利益精心策划的灾难。

Binua Labai Lawai 与 Binua Kapuas Jaya 是西加里曼丹的生态堡垒。一旦这座堡垒倒塌，承受代价的绝不只是攫取利润的企业，而是所有依赖水源、鱼类、森林以及卡普阿斯河流域未来的全体民众。

通过以下链接下载完整文章 >> 点击此处 **<<**